

長篇小説

死魂靈
冰島漁夫

果戈理作
魯迅譯

P. 羅遜作
葉烈文譯

死魂靈

[俄國] N·果戈理 作 魯迅譯

第一章

省會N市的一家旅館的大門口，跑進了一輛講究的軟墊子的小小的篷車，這是獨身的人們，例如退伍陸軍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着百來個農奴的貴族之類，——一句話，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紳士這一類人所愛坐的車子。車裏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不難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說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並不怎麼年青了。他的到來，旅館裏並沒有什麼驚奇，也毫不惹起一點怎樣的故事；只有站在旅館對面的酒店門口的兩個鄉下人，彼此講了幾句話，但也不是說坐客，倒是大抵關於馬車的。「你瞧這輪子，」這一個對那一個說。「你看怎樣，譬如到莫斯科，這還拉得到麼？」——「成的，」那一個說。「到凱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到凱山怕難，」那一個回答道。談話這就完結了。當馬車停在旅館前面的時候，遇過見一個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褲，時式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土拉出產的別針連起來的，針頭上裝飾着青銅的手鎗樣。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風吹去的小帽時，也向馬車看了一眼，於是走掉了。

馬車一進了中國，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國客店裏慣叫作伙計的，來迎接這紳士，那是一個活潑的，勤快的傢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樣一副嘴臉。他一隻手拿著抹布，跳了出來，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長的常禮服，衣領笑得高高的，幾手埋沒了額頭，將頭髮一搖，就帶領着這紳士，走過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樓上看上帝所賜的房子去了。——房子是極其普通的一類，因為旅館先就是極其普通的一類，像外省的市鎮上所有的旅館一樣，旅客每天付給兩盧布，就能開一間幽靜的房間；各處的角落上，都

有樟榔像梅乾似的在窺探，通到鄰室的門，是用一口衣櫃擋起來的；那邊住着鄰居，是一個靜悄悄，少說話，然而出格的愛管閒事的人，關於旅客及其個人的所有每一件事，他都有興味。這旅館的正面的外觀，就說明着內部，那是細長長的樓房，樓下並不刷白，還露着暗紅的磚頭，這原是先就不很乾淨的了，經了利害的風雨，可更加黑沈沈了。樓上也像別處一樣，刷着黃色。下面是出售馬套繩子和環餅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確切，還不如說是窗上的店罷，是坐着一個賣斯比丁（註一）的人，帶着一個紅銅的茶炊（註二）和一張臉，也紅得像他的茶炊一樣，如果他沒有一部烏黑的大鬍子，還還整去，是要當作窗口擺着兩個茶炊的。

這旅客還在觀察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他的行李搬進來了。首先是有些磨損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見就知道他並不是第一次走路。這箱子，是馬夫綏里方和跟丁彼得爾希加攙進來的。綏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爾希加是三十來歲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舊了的寬大的常禮服，有着正經而且容易生氣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樣鼻子。箱子之後，搬來的是樺木塊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對靴櫃和藍紙包着的烤雞子。事情一完，馬夫綏里方到馬房裏理馬匹去了，跟丁彼得爾希加就去整頓狹小的下房，那是一個昏暗的狗窠，但他却已經拿進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帶去了他獨有的特別的氣味。這氣味，還分給着他立刻拖了進去的袋子，那裏面是裝着侍者修飾用的一切傢伙的。他在這房子裏靠牆支起一張狹小的三條腿的牀來，放上一件好像棉被的東西去，蛋餅似的薄，恐怕也蛋餅似的油，這東西，是他問旅館主人要了過來的。

用人剛剛整頓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館的大廳裏去了。大廳的大概情形，只要出過門的人是誰都知道的：總是油上顏色的牆壁，上面被煙薰得烏黑，下面是給旅客們的背脊磨成的傷疤，尤其是給本地的商人們，因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們總是六七個人一夥，到這裏來喝一定的幾杯茶的，照例的煙薰的天花板，照例的掛着許多玻璃珠的烏黑的燭臺，侍者活潑的輪着盤子，上面像海邊的鳥兒一樣，放着許多茶杯，跑過那走破了的地板的織布上的時候，牠也就發跳發響，照例是掛滿了一盤的油畫，一句話，就是無論什麼，到處都一樣，不同的至多也不過圖畫裏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讀者一定是還沒有見過的。和這相像的自然的玩

註一 *Spiced* 是一種用水、蜜、莓菓或藥草做成的飲料，下層階級當作茶喝的。

冷卻，像中國的火鍋一樣。

註二 *Silver* 是一種茶具，用火暖着茶，不使

笑，在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從什麼人，從什麼地方弄到我們俄國來的許多歷史畫上，也可以看見；其中自然也有我們的闊人和美術愛好者聽了引導者的勸誘，從意大利買了回來的東西。這位紳士脫了帽，除下他毛絨的虹色的圍巾，這大抵是我們的太太們親手編給她丈夫，還懇切的教給他怎樣用法為；見在推給一個鰥夫來做這事呢，我實在斷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罷了，我就從來沒有用過這樣的圍巾。總而言之，那紳士一除下他的圍巾，他就叫午膳，當搬出一切旅館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九天的花捲兒的白菜湯，還有腦子燴豌豆，青菜香腸，烤雞子，醃西瓜，以及常備的甜的花捲兒，無論熱的或冷的，來一樣，就喫一樣的時，他還要使侍者或是伙計來講種種的廢話，這旅館先前是誰的，現在的東家是誰了，能賺多少錢，東家可是一個大流氓之類，侍者就照例的回答道：『阿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爺！』恰如文明了的歐洲一樣，文明的俄國也很有趣，有一大批可敬的人們，在旅館裏倚不和侍者說廢話，或者拿他開玩笑，是要食不下嚥的了。但這客人也並非全是無聊的質問，他又詳細的打聽了這市上的知事，審判廳長和檢事——一句話，凡是大官，他一個也沒有漏，打聽得更詳細的是這一帶的所有出名的地主，他們每人有多少懸奴，他住處，難道市有多麼遠，性情怎樣，是不是常到市裏來，他也細問了這地方的情形，省界內可有什麼毛病或者時疫，如紅斑疹，天泡瘡之類，他都問得很擔心而且注意，也不像單是因為愛管閒事。這位紳士的態度，是有一點定規和法則的，運醒鼻涕也很響，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弄的，每一醒，他的鼻子就像吹喇叭一樣。然而這看來並不要緊的威嚴，却得了侍者們的大尊敬，每逢響聲起處，他們就把頭髮往後一搖，立正，略略低下頭去，問道：『你還要用些什麼呀？』喫完午膳，這紳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墊子塞在背後，俄國的客店裏，墊子是不裝綿軟的羊毛，却用那很像碎磚或是沙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領到自己的房裏，躺在牀上，迷糊了兩點鐘。休息之後，他應了侍者的請求，在紙片上寫出身分，名姓來，給他可以去呈報當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個一個的讀着紙上的文字：『六等官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當侍者還沒有讀完單子的時候，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却已經走出旅館，到市上去逛去了，這分明給了他一個滿足的印象；因為他發見了這省會也可以用別的一切省會來作比例的，最耀人眼的是塗在石造房子上的黃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層樓的，有兩層樓的，也有一層半樓的，據本地的木匠們說是這裏的建築，都美觀得出奇。房子的佈置，是或者沒在曠野似的大路裏，無邊無際的樹籬中；或者彼此擠得一團糟，却也更可以分明的覺得人生和活動。到處看見些幾乎完全給雨洗清了的招

牌，畫着花捲，或是一雙長統靴，或者幾條藍褲子，上面寫道：阿小裁縫店。也有一塊畫着無邊帽和無邊帽，寫道：「洋商華希理·菲陀羅夫」（註一）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畫着一個彈子臺和兩個打彈子的人，都穿着燕尾服，那衣樣，就像我們的戲院裏一收場，就要舉上臺去的看客們所穿的似的。這打彈子人畫得捏定彈子棒，正要衝，臂膊微微向後，斜開了一條腿，也好像他要跳起來。畫下面却寫道：「彈子房在此」，也有在街路中央擺起桌子來，賣着胡桃、肥皂，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樣的蛋糕的。再遠一點有飯店，掛出來的招牌上是一條很大的魚，身上插一把叉。遇見得最多的是雙頭鷹的烏黑的圖徽，但現在却已經只看見簡單明瞭的「酒店」這兩個字了。石路到處都有些不大好。這紳士還去看一趙市，立的公園，這是由幾株瘦樹兒形成的，因為長看來好像要不大，根上還支着三腳架，架子油得碧綠。這些樹兒，雖然不過蘆葦那麼高，然而日報的「火樹銀花」上却寫道：「幸蒙當局之德澤，本市遂有公園，遍栽嘉樹，鬱蒼茂密，雖當炎夏，亦復清涼。」再下去是：「觀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謝而戰慄，淚泉之因市長之熱心而奔送，即足見其感人之深矣。」云。紳士找了警察，問過到教會，到衙門，到知事家裏的最近便的路，便順着貫穿市心的河道走了下去。——途中還揭了一張貼在柱上的戲院的廣告，這是預備回了家慢慢的看的。接着是細看那走在木鋪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的女人，她後面還跟着一個身穿軍裝，挾個小包的孩子。接着是睜大了眼睛，向四下裏看了一遍，以深通這裏的地勢，於是就跑回家，後面跟着侍者，輕輕的扶定他，走上梯子，進了自己的房裏了。接着是喝茶，於是向桌子坐下，叫點蠟燭來，從衣袋裏摸出廣告來看，這時就總是映着他的左眼睛。廣告却没有什麼可看的。做的是珂者蒲（註二）的詩劇，波普略文先生扮羅拉，沙物羅瓦小姐扮河羅。別的都是些並不出名的脚色。然而他還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一直到池座的價目，並且知道了這廣告是市立印刷局裏印出來的，接着他又把廣告翻過來，看背後可還有些什麼字。然而什麼也沒有，他擦擦眼睛，很小心的把廣告疊起，收在提箱裏，無論什麼，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總要收在這裏面的。據我看來，白天是要以一盤冷牛肉，一杯檸檬汽水和一場沉睡收槍了，恰如我們這俄羅斯祖國的有些地方所常說的那樣，駢聲如雷。

註一 這是純粹的俄國姓名，却自稱外國人，所以從他們看來，是可笑的。
作家。

註二 Kotzebue (1761—1819) 德國的戲曲

第二天都化在訪問裏。這旅客遍訪了市裏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裏致敬，這知事不肥也不瘦，恰如乞便科夫一樣，制服上掛着聖安那勳章，據人說：不遠就要得到明星勳章了；然而是一位溫和的老紳士，有時還會自己在絹上繡花。其次，他訪檢察，訪審判廳長，訪警察局長，訪專賣局長，訪市立工廠監督……；可惜的是這世界上的關係，總歸數不完，只好斷定這旅客對於拜訪之舉，做得很起勁就算。他連衛生監督和市的建築技師那裏，也都去表了敬意。後來他還很久的坐在篷車裏，計算着該去訪問的人，但是他沒有訪問的官員，在這市裏竟一個也想不到來了。和闊人談話的時候，他對誰都是恭維。看見知事，就微微的露一點口風，說是到貴省來，簡直如登天堂，這路很出色，正像鋪着天鵝絨一樣；又接着說，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賢明之士，所以當軸是值得最高的讚頌和最大的豐識的。對警察局長，他很稱讚了一通這市裏的警察，對副知事和審判廳長呢，兩個人雖然還不過五等官，他却在談話中故意錯叫了兩回「大人」，又很中了他們的意了。那結果是，知事就在當天，邀他赴自己家裏的小夜會；別的官員們也各各招待他，一個請喫中飯，別個是玩一場波士頓（註）或者喝杯茶。

關於自己，這旅客迴避着多談。即便談起來，也大抵不著邊際。他顯着驚人的謙虛，這之際，他的口氣就滑得像背書一樣，例如：他在這世界上，不過是無足重輕的一條蟲，並沒有令人注意的價值。在他一生中，已經經歷過許多事，也曾為真理受苦，還有着不少要他性命的敵人；現在他終於想要休息了，在尋一塊小地方，給他能够安靜的過活。因此他以為一到這市裏，首先去拜謁當局諸公，並且向他們表明他最高的敬意，乃是自己的第一義務云。市民對於這忙着要赴知事的夜會的生客所能知道的，就只有這一點。那社會的準備，却足足費了兩點鐘，這位客人白天裏的專心致志的化妝，真是很不容易遇見的。午後睡了一下，他就叫拿臉盆來，將肥皂抹在兩頰上，用舌頭從裏面頂着，刮了很久很久的時光。於是拿過侍者肩上的手巾，來擦他的圓臉，無處不到，先從耳朵後面開頭，還靠近着侍者的臉孔，咕咕的哼了兩回鼻子。於是走到鏡面前，套好前胸衣，剪掉兩根露出的鼻毛，就穿上了越橘色的紅紅的閃閃的燕尾服。他這樣的化過裝，即走上自己的篷車，在只從幾家窗戶裏漏出來的微光照着的很闊的街道上馳過去。

知事府裏，却正如要開夜會一樣，裏面很輝煌，門口停有點着明燈的車子，還站着兩個憲兵。遠處有馬夫似的聲喊；總而言之，應有盡有。當乞乞科夫跨進大廳的時候，他不得不把眼睛細了一下子，因為那燭，以及太太們的服飾的光亮，實在強得很。無論什麼都好，像浪上了光明。烏黑的燕尾服，或者一個，或者一羣，在大廳裏轟動，恰如大熱的七月裏，繫在白雲塊上的蒼蠅。管家婆在開着的窗口敲冰，飛散着又白又亮的碎片；所有的孩子們都圍住她，驚奇的俯看那拿着槌子的善於做事的，手的運動。蒼蠅的大隊，駕了輕風，雄赳赳地飛過來，彷彿牠們就是一家之主，並且利用了女人的近視和該她眼睛的陽光，就這邊弄碎了可口的小片，那邊撒散了整個的大塊。豐年的夏天，喫的東西多到插不下腳，牠們飛來了，却並不是爲了喫，只不過要在糞堆上露臉，用前腳或後腳彼此摩一摩，在翅子下面去擦一擦，或者張開兩條前腳，在小腦袋下面搔一搔，於是雄赳赳的轉一個身，飛掉了，却立刻從新編成一大隊，又復飛了回來。乞乞科夫還不及細看情形，就被知事拉着臂膊，去紹介給知事夫人了。當此之際，這旅客也，不至於胡塗；他對這太太說了幾句不亢不卑，就是恰合於中等官階的中年男子的應酬話。幾對跳舞者要佔地方，所有旁觀的人們只好彙聚了，他就反背着兩隻手，向跳舞者很注意的看了幾分鐘。那些太太們大都穿得很好，也時式，但也有就在這市裏臨時弄來應急的。紳士們也像別處一樣，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很瘦，始終釘着女人，有幾個還和彼得堡紳士很難加以區別；他們一樣是很小心的梳過鬚子，鬚樣一樣是很好看，有意思，或者却不過漂亮而已，一張刮得精光的雞蛋臉，也一樣是拚命的跟着女人。法國話也說得很好，使太太們笑斷肚腸筋，也正如在彼得堡一樣。別一類是胖子，或者像乞乞科夫那樣的，不太肥然而也並不怎麼瘦。他們是完全兩樣的，對於女人，不看，避開，只在留心着知事的家丁，可在什麼地方擺出一頂打牌的綠罩桌子來沒有。他們的臉都滾圓，胖大，其中也有有着疣子或是麻點的；他們的髮樣既不掛落，也不捲縮，又不是法國人的 *à la Diabolo en tempore*（註）式。頭髮是剪短的，或者梳得很平，他們的臉相因此就越加顯得滾圓，威武。這都是市內可敬的大官。唉，在這世界上，胖子實在比瘦子會辦事。瘦子們的做官大抵只靠着特別的囑咐，或者不過充充數跑跑腿；他們的存在，覺得很空氣似的，簡直靠不位。但胖子們是不來

註 法國話，直解是「惡鬼捉我」，意譯是「任其自然」。

估要路的旁邊之處的，他們總是抓住緊要的地位，如果坐下去，就坐得穩穩當當，使椅子在他們下面發響，要炸，但他們還是處之泰然。他們不喜歡好看的外觀，燕尾服自然不及瘦子們的做得好，但他們的錢櫃子是滿滿的，還有上帝保佑。只要三年，瘦子就沒有一個還未抵債的農奴了，胖子却過得很安樂，看罷——忽然在市邊的什麼地方造起一所房子來了，是太太出面的，接着又在別的市邊造第二所，後來就在近市之處買一塊小田地，於是連帶一切附屬東西的大村莊。凡胖子總是在給上帝和皇上出力，博得一切尊敬之後，就退職下野，化為體面的俄羅斯地主，弄一所好房子，不安地，幸福地，而且愉快地過活的。但他的瘦子孫却又會遵照那不好的俄羅斯的老例，飛毛腿似的把祖遺產業化得一乾二淨。我們的乞乞科夫看了這一輩，就生出大概這樣的意思來，是瞞也瞞不過去的，結果是他決計加入胖子類裏去，這裏有他並不陌生的臉孔，有濃黑眉毛的檢事，常常眯着左眼，彷彿是在說：『請你到隔壁的房裏來，我要和你講句話』——但倒是一個認真，沈靜的人。有郵政局長，生得矮小，但會說笑話，又是哲學家，還有審判廳長，是一個通世故，愜人心的紳士——他們都像見了老朋友似的歡迎他，乞乞科夫却只招呼了一下，然而也沒有失禮。就在這裏他又結識了一個高雅可愛的紳士，是地主，姓叫瑪尼羅夫的，以及一個紳士棧巴開維支，外觀有些魯莽，立刻踏了他一脚，於是說道：『對不起。』人們邀他去打牌，他照例很規矩的鞠一鞠躬，答應了。大家圍着綠罩桌子坐下，直到夜膳時候還沒有散。認真的做起事來，就話也不說了，這是什麼時候全都這樣的。連很愛說話的郵政局長，牌一到手，他的臉上也就顯出一種深思的表情，用下唇裹着上唇，到散場都保持着這態度。如果打出花牌來，他的手總是在桌子上使勁的一拍。倘是皇后，就說：『滾，老虔婆！』要是一張皇帝呢，那就叫道：『滾你的丹波夫莊家漢！』但審判廳長却回答道：『我來拔這漢子的鬍子罷！我來拔這婆娘的鬍子罷！』當他們打出牌來的時候，間或也漏些這樣的口風：『什麼！隨便罷，有鑽石呢！』或者不過說：『心兒畢克寶寶！』或者是『心仔，畢婆，畢佬！』或者簡直叫作『畢鬼！』這是他們一夥裏稱呼大家壓着的牌的名目。打完之後，照例是大聲發議論。我們的新來的客人也一同去辯論，但是他有分寸，使大家都覺得他議論是發的，却總是靈活得有趣。他從來不說：『你來呀……』說的是『請你出手……』或者『對不起，我收了你的二罷』之類。倘要對手高興，他就遞過磁釉的鼻煙壺去，那底裏可以看見兩朵柴羅蘭，為的是要增加些好香味。我們的旅客以為最有趣的，是先前已經說過的兩位地主，瑪尼羅夫和棧巴開維支。他立刻悄悄的去向審判廳長和郵政局長打聽他們的事情。看他所問的幾點來，就知道這旅客並非單為了好奇，其實是別有緣故的。

因爲他首先打聽他們有多少農奴，他們的田地是什麼狀態，然後也問了他們的本名和父稱。（註一）不多工夫，他就把他們倆籠絡成功了。地主瑪尼羅夫年紀並不大，那眼睛却帶似的甜，笑起來細成一條線，佩服他到了不得；他握着他的手，有許多工夫，一面很熱心的請他光臨自己的敝村，並且說，那村，雖市柵也不過十五維爾斯他。（註二）乞乞科夫很恭敬的點頭，緊握着手，說自己不但以赴這邀請爲莫大的榮幸，實在倒是本身的神聖的義務。梭巴開維支却說得很簡潔：「我也請您去。」於是略一彎腰，把脚也略略的一並，他穿着大到出人意外的長靴，在俄國的巨人和騎士已經死絕了的現在要尋適合於這樣長靴的一雙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第二天，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長邀去喫中飯並且參加夜會了。飯後三點鐘，大家入坐打牌，一直打到夜兩點。這回他又結識了一個地主羅士特來夫，是三十歲光景的爽直的紳士，只講過幾句話，就和他「你」「我」了起來。羅士特來夫對警察局長和檢事也這樣，弄得很親熱；但到開始賭着大注輸贏的時候，警察局長和檢事就都留心他喫去的牌，連他打出來的，也每張看着不放鬆了。次日晚上，乞乞科夫在審判廳長的家裏，客人中間有兩位是太太，主人却穿着有點髒了的便衣來招呼。後來他還赴副知事的晚餐，赴白蘭地專賣局長的大午餐會和檢事的小小的午餐會，但場面却和大廳一樣；終於還被市長邀去赴他家裏的茶會去了，這會的化費，也不下於正式的午餐。一句話，他是幾乎沒有一刻工夫在家裏的，回到旅館來，不過是睡覺。這旅客到處都相宜，顯得他是很有經驗很通世故的人物。每逢談天，他也總是談得很合拍的；說到養馬，他也講一點養馬；說到好狗，他也供獻幾句非常有益的意見；講起地方審判廳的判決來罷——他就給你你知道他關於審判方面，也並非毫無知識；講到打彈子——他又少得並不脫空；一談到道德——他也很有見識，眼淚汪汪的談道德；講到製造白蘭地酒呢，他也知道製造白蘭地酒的妙法——或者講到總關稽查和稅關官吏罷——他也會談，彷彿他自己就做過稅關官吏和稅關稽查似的。但在談吐上，他總給帶着一種認真的

註一 俄國舊例，每人都有兩個名字，例如這裏的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末一個是姓，第一個是他自己的本名，中間的就是父稱，也出意義來，是「伊凡之子」或是「少伊」平常相呼，必用本名連父稱，否則便是失禮。

註二 Yezs 俄里名。每

一俄里，約合中國市里二里餘。

調子，到底一直對付了過去；却實在值得驚歎的。他說得不太響，也不太低，正是適得其當。總而言之：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他從頭到腳，是一位好紳士。所有官員，都十分高興這新客的蒞臨。知事說他是好心人——檢事說他是精明人——憲兵隊長說他有學問——審判廳長說他博學而可敬——警察局長說他可做而可愛，而警察局長太太則說他很可愛，而且是有趣的人。連不很說人好話的梭巴開維支，當他在夜間從市裏回家，脫掉衣服，上牀睡到他那精瘦的太太旁邊去的時候，也就說：『寶貝，今天我在知事那裏喫夜飯，警察局長那裏喫中飯，認識了五等官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一個很好的紳士。』他的太太說了一聲『噲』並且輕輕的蹬了他一脚。

對於我們的客人的，這樣的誇獎的意見，在市裏傳佈，而且留存了，一直到這旅客的奇特的性質，以及一種計劃，或是鄉下人之所謂『掉鎗花』，幾乎使全市的人們非常驚疑的時候。關於這，讀者是不久就會明白的。

第二章

這客人在市裏住了一禮拜以上了，每天是喫午餐，赴夜會，真是所謂度着快樂的日子。終於他決心要到市外去，就是照着約定，去訪問那兩位地主，瑪尼羅夫和梭巴開維支了。但他的下了這決心，似乎骨子裏也還有別的原因，更要緊的事故：但這些事，讀者只要耐心看下去，也就自然會慢慢的明白起來的，因為這故事長得很，事情也越拉越廣，而且越近收場，也越加要緊的緣故。馬夫梭里方得到吩咐，一早就在那蓬車上駕起馬匹來；彼得爾希加所受的却是留在家裏，守着房子和箱子的命令。就在這裏把我們的大腳色的兩個家丁，給讀者來紹介一下，大約也不算多事的罷。當然他們倆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僅僅是所謂第二流或者第三流的人們，而且這史詩的骨幹和顯著的展開，也和他們無關，至多也不過碰一下，或者帶一筆——但作者是什麼事都極喜歡精細的，他自己雖然是一個很好的俄國人，而審慎周詳却像德國人一樣。但也用不着怎麼多的時光和地方，讀者已經知道，例如彼得爾希加，是穿着他不合身的灰色常禮服，而且有着奴僕類中人無不如此的大鼻子和厚嘴唇的，這以外也沒有加添什麼的必要了。至於性質，是愛沈默，不愛多言，還有好學的高尚的志向，因為他在拚命的讀書，雖然並不懂

得內容是怎樣：『情愛英雄冒險記』也好，小學的初等讀本或是禱告書也好，他完全一視同仁——都一樣的讀得很起勁；如果給他一本化學教科書——大約也不會不要的。他所愛的並非書的內容，所愛的是讀書這一件事，也許不如說是讀下去這一件事，字母會拚出字來，有趣得很。可是這字的意義，却不懂也不要緊。這讀書，是大抵在下房裏，躺在牀上的棉被上來做的，棉被也因此弄得又薄又硬，像蛋餅一樣。讀書的熱心之外，他還有兩樣習慣，也就是他這人的兩個特徵：他喜歡和衣服睡覺，就是睡的時候，也還是穿着行立時候所穿的那件常禮服，還有一樣是他有一種特別的臭味，有些像臥房的氣味，即使是空屋，只要他搭起牀來，搬進他的外套和隨身什物去，那屋子就像十年前就已經住了人們的了。乞乞科夫是一位很敏感的，有時簡直可以說是很難服侍的主子，早上，這臭味一撲上他，靈敏的鼻子來，他就搖着頭，訶斥道：『該死的，昏蛋！在出汗罷？去洗回澡！』彼得爾希加却一聲也不響，只管做他的事，他拿了刷子，刷刷掛在壁上的主人的燕尾服，或者單是整理整理房間。他默默的在想什麼呢？也許是在心裏說：『你的話倒也不錯的一樣的話說了四十遍，你還沒有說厭嗎？……』家丁受了主人的訓斥，他在怎麼想呢，連上帝也很難明白的。關於彼得爾希加，現在也只能說述他這一點點。

馬夫綏里方却是一個完全兩樣的人……但是，總將下流社會來介紹給讀者，作者却實在覺得過意不去，因為他從經驗，知道讀者們是很不喜歡認識下等人的。凡俄國人，倘使見着比自己較高一等的人，就拚命的去結識，和伯爵或侯爵應酬幾句，也比和彼此同等的人結了親密的友誼更喜歡。就是本書的主角不過是一個五等官，作者也擔心得很。假使是七等官之流，那也許肯去親近的罷，但如果是已經陞到將軍地位的人物——上帝知道，可恐怕竟要投以傲然的對於爬在他腳跟下的人們那樣的鄙夷不屑的一瞥了，或者簡直還要壞，即是置之不理，也就制了作者的死命。但縱使這兩層怎麼惱人，我們也還得回到我們的主角那裏去。他是先一晚就清清楚楚的發過必要的命令的了，一早醒來，洗臉，用溼的海綿從頭頂一直擦到腳尖，這是禮拜天才做的——但剛剛湊巧，這一天正是禮拜天——於是刮臉，一直刮到他的兩頰又光又滑像緞子，穿起那件閃閃的越橘色的燕尾服，罩上熊皮做的大外套，侍者扶着你的臂膊，時而這邊，時而那邊，走下樓梯去。他坐上馬車，那車就格格的響着由旅館大門跑上街上了。過路的牧師脫下帽子來和他招呼，穿着羅緞小衫的幾個野孩子伸着手，『好心老爺呀，布施點我們可憐的孤兒罷！』的求乞。馬夫看見有一個總想爬上車後面的踏臺來，就響了一聲鞭子，馬車便在石路上磕撞着跑遠了。遠遠的望見畫着條紋的市柵，

這高興是不小的，這就是表示着石路不久也要和別的一種苦楚一同完結。乞科夫的頭再在車篷上重重的碰了幾回之後，車子這才走到柔軟的泥路上。一出市外，路兩邊也就來了無味而且無聊的照例的風景：長着苔蘚的小土岡，小的樅林，小而又低又疏的松林，焦掉的老石楠的幹子，野生的杜松，以及諸如此類；聞或遇見拖得線一般長的村落。那房屋的造法，彷彿堆積着舊木柴。凡有小屋子，都是灰色的屋頂，簷下掛着雕花的木頭的裝飾，那樣子，好像手巾上面的繡花。幾個穿羊皮袍子的農夫，照例的坐在門口的板凳上打呵欠。圓臉的束胸的農婦，在從上面的窗口窺探；下面的窗口呢，露出小牛的臉或者亂拱着豬子的鼻頭。一言以蔽之：千篇一律的風景；走了十五維爾斯他之後，乞科夫記得起來了，照瑪尼羅夫的話，那莊子離這裏就該不遠了；但又走過了第十六塊裏程牌，還是看不見像個村莊的處所。假使在路上沒有遇見兩個農夫，恐怕他們是不會幸而達到目的地的。聽得有人問薩瑪尼羅夫村還有多麼遠，他們都脫了帽，其中的一個，顯得較為聰明，留着尖劈式鬍子的，便回答道：「你問的恐怕是瑪尼羅夫村，不是薩瑪尼羅夫村罷？」

「哦，是的，瑪尼羅夫村。」

「瑪尼羅夫村！你再走一維爾斯他，那就到了，這就是，你只要一直的往右走。」

「往右？」馬夫問道。

「往右。」農夫說。「這就是上瑪尼羅夫村去的路呀。一定沒有薩瑪尼羅夫村的。牠的名字叫作瑪尼羅夫村。薩瑪尼羅夫村可是什麼地方也沒有的。一到那裏，你就看見山上有一座石頭的二層樓，就是老爺的府上。老爺就住在那裏面。這就是瑪尼羅夫村。那地方，薩瑪尼羅夫村可是沒有的，向來沒有的。」

駛開車，尋瑪尼羅夫村去了。又走了兩維爾斯他，到得一條野路上；於是又走了兩三，以至四維爾斯他之遠，却還是看不見石造的樓房。這時乞科夫記起了誰的話來，如果有一個朋友在自己的村莊裏招待我們，說是相距十五維爾斯他，則其實是有三十維爾斯他的；瑪尼羅夫村爲了位置的關係，訪問者很不多；邸宅孤另另的站在高岡上，只要有風，什麼地方都吹得着。岡子的斜坡上，滿生着剪得整整齊齊的短草，其間還有幾個種着紫香丁和黃刺槐的英國式的花壇。五六株赤楊處處簇作小叢，揚着牠帶些小葉的疏疏的枝杪。從其中的兩株下面，看見一座藍柱子的綠色平頂的圓亭，扁上的字是「靜觀堂」；再遠一點，碧草叢中有

一個池子，在俄國地主的英國式花園裏，這是並不少見的。這箇子的腳邊，沿着坡路，到處閃爍着灰色的小木屋，不知道爲什麼，本書的主角便立刻去數起來了，却有二百所以上。這些屋子，都精光的站着，看不見一株小樹或是一點新鮮的綠色；所見的全是粗大的木頭。只有兩個農婦在給這村落風景添些活氣，她們像圖畫似的撩起了衣裾，池水浸到膝彎，在拉一張縛在兩條木根上頭的破網，捉住了兩隻蝦和一條銀光閃閃的鱒魚。她們彷彿在爭鬧，彼此相罵着似的。旁邊一點，松林遠遠地顯着冷靜的青蒼，運氣也和這風景相宜，天色不太明，也不太暗，是一種亮灰的顏色，好像我們那平時很和氣，一到禮拜天就爛醉了的衛戍兵的舊操衣。來補足這幅圖畫的豫言天候的雄雞，也並沒有缺少。牠雖然爲了照例的戀愛事件，頭上給別的雄雞們的嘴啄了一個幾乎到腦的窟窿，却依然毫不措意，大聲的報着時光，拍着那撕得像兩條破席一般的翅子。當乞乞科夫漸近大門的時候，就看見那主人穿着毛織的綠色常禮服，站在階沿上，搭涼棚似的用手遮在額上，研究着逐漸近來的篷車，篷車愈近門口，他的眼就愈加顯得快活，臉上的微笑也愈加擴大了。

『保甫爾·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一下車，他就叫起來了。『你到底還是記得我們的！』

兩個朋友彼此親密的接過吻，瑪尼羅夫便引他的朋友到屋裏去。從大門走過前廳，走過食堂，雖然快得很，但我們却想利用了這極短的時間，成不成自然說不定，來講講關於這主人的幾句話。不過作者應該聲明，這樣的計劃，是很困難的。還是用大排場，來描寫一個性格的容易。這裏只好就是這樣的把顏料抹上畫布去——發閃的黑眼睛，濃密的眉毛，深的額上的皺紋，儼然的搭在肩頭的烏黑或是血紅的外套——小照畫好了；然而這樣的到處皆是，外觀非常相像的紳士，是因爲看慣了罷，却大概都有些什麼微妙的，很難捉摸的特徵的——這些人的小照就很難畫。倘要這微妙的，若有若無的特徵擺在眼前，就必須格外的留心，還得將那用鑿識人物所練就的眼光，很深的射進人的精神的底裏去。

瑪尼羅夫是怎樣的性格呢，恐怕只有上帝能够說出來罷。有這樣的一種人：恰如俄國俗語的所謂不是魚，不是肉，既不是這，也不是那，並非城裏的波格丹，又不是鄉下的緩壓方。（註）瑪尼羅夫大概就可以排在他們這一類裏的。他的風采很體面，相貌

註 Bogdan 和 Saitan 都是人名。這兩句話，猶言既非城裏的紳士，又非鄉下的農夫。

也並非不招人歡喜，但這招人歡喜裏，總夾着一些甜膩味；在應酬和態度上，也總顯出些竭力收攏着對手的歡心模樣來。他笑起來很媚人，淺色的頭髮，明藍的眼睛，和他一交談，在最初的一會，誰都要喊出來道：「一個多麼可愛而出色的人呵！」但停一會，就什麼話也不能說了，再過一會，便心裏想：「呸，這是什麼東西呀！」於是離了開去，如果不離開，那就立刻覺得無聊得要命。從他這裏，是從來聽不到一句像別人那樣，講話觸着心裏事，便會說了出來的潑刺或是不遜的言語的。每個人都有他的玩意兒；有的喜歡獵狗；有的以了不得音樂愛好者自居，以為深通這藝術的奧妙；第三個不高興喫午餐；第四個不安於自己的本分，總要往上鑽，就是一兩寸也好；第五個原不過懷一點小希望，睡覺就說夢話，要和侍從武官在園遊會裏傲然散步，給朋友、熟人，連不相識的人們都瞧瞧；第六個手段很高強，至於起了要諷刺一下闊人或是優子的出奇的大志，而第七個的手段卻實在有限得很，不過到處弄得聲聲齊，藉此討些站長先生或是搭客馬車夫之流的喜歡。總而言之，誰都有一點什麼東西的，就是他的個性，只有瑪尼羅夫卻沒有這樣的東西。在家裏他不大說話，只是沈思冥想，他在想些什麼呢，也只有上帝知道罷了。說他在經營田地罷，也不成，他就從來沒有走到野地裏去過，什麼都好像是自生自長的，和他沒干係。如果經理來對他說：「東家，我們還是這麼這麼辦的好罷。」他那照例的回答是「是的，是的，很不壞！」他仍舊靜靜的吸他的煙，這是在軍隊裏服務時候養成的習慣，他那時算是一個最和善，最有教養的軍官。「是的，是的，實在很不壞！」他又說一遍。如最一個農夫到他這裏來，搔着耳朵背後，說：「老爺，可以放我去繳捐款麼？」那麼，他就回答道：「去就是了！」於是又立刻吸他的煙，那農夫不過去喝酒，却連想也沒有想到的。有時也從石階梯上眺望着他的村子和他的池，說道，如果從這屋子裏打一條隧道，或者在地上造一座石橋，兩邊開店，商人們賣着農夫要用的什物，那可多麼出色呢。於是他的眼睛就愈加甜膩，臉上顯出滿足之至的表情。但這些計劃，總不過是一句話。他的書房裏總放着一本書，在第十四頁間總夾着一條書籤；這一本書，他是還在兩年以前看起的。在家裏總是缺少着什麼；客廳裏却陳設着體面的家具，繡着華麗的絹布，化的錢一定是很不少的，然而到得最後的兩把靠手椅，材料不夠了，就永遠只繡着麻袋布。四年以來，每有客來，主人總要預先發警告：「你不要坐這把椅子，這還沒有完工哩。」在別一間屋子裏，却簡直沒有什麼家具，雖然新婚後第二天，瑪尼羅夫就對他的太太說過：「心肝，我們明天該想法子了，至少，我們首先得弄些家具來。」到夜裏，就有一疊高高的

華美的古銅燭臺擺在桌上，鑄着三位希臘的格拉支，（註）還有一個羅細的罩，然而旁邊却是一個平常的，粗銅的，跛腳的，彎腰的，而且積滿了油膩的燭臺，主人和主婦，還有做事的人們，倒也好像全都不在意，他的太太……他們是彼此十分滿足的。結婚雖然已經八年多，但還是分喫着蘋果片，糖果或胡桃，用一種表示真摯之愛的動人的嬌柔的聲音，說道：「張開你的口兒來呀，小心肝，我要給你這一片呢。」這時候，那不消說，她的口兒當然是很優美的張了開來的；一到生日，就準備各種驚人的贈品——例如琉璃的牙粉盒之類。也常有這樣的事，他們倆都坐在躺椅上，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放下煙斗來，她也放下了拿在手裏的活計來，一個很久很久的身心交融的接吻，久到可以吸完一枝小雪茄。總而言之，他們是，就是所謂幸福。自然，也還有別的事，除了彼此長久的接吻和準備驚人的贈品之外，家裏也還有許多事要做，各種問題也是層出不窮的。例如食物爲什麼做得這樣又壞又優呀？倉庫爲什麼這麼空呀？管家婦爲什麼要偷呀？當差的爲什麼總是這麼又懶又醉呀？僕人爲什麼子得這麼沒規矩，醒來又只管胡鬧呀？但這些都是俗務，瑪尼羅夫夫人却是一位受過好教育的的閨秀。這好教育，誰都知道，是要到慈惠女塾裏去受的，而在這女塾裏，誰都知道，則以三種主要科目，爲造就一切人倫道德之基礎。法國話，這是使家族得享家庭的幸福的。彈鋼琴，這是使丈夫能有多少愉快的時光的；最後是經濟部份，就是編錢袋和諸如此類的驚人的贈品。那教育法，也還有許多改善和完成，尤其是我們現在的這時候，這是全在於慈惠女塾熟長的才能和力量的。有些女塾，是鋼琴第一，其次法國話，末後才是經濟科。但也有反過來，首先倒是經濟科，就是編織小贈品之類，其次法國話，末後彈鋼琴。總之，教育法是有各式各樣的。但這裏正是聲明的地方了，那瑪尼羅夫夫人……不，老實說，我是很有些怕敢講起大家闊秀的，况且我也早該回到我們這本書的主角那裏去，他們都站在客廳的門口，彼此互相謙遜，要別人先進門去，已經有好幾分鐘了。

「請呀，您不要這麼客氣，請呀，您先請。」乞乞科夫說。

「不能的，請罷，保甫爾·伊凡諾維支，您是我的客人呀。」瑪尼羅夫回答道，用手指着門。

「可是我請您不要這麼費神，不行的，請請，您不要這麼費神，請請，請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說。

註：Cithara 是神女們，分掌美、文雅和歡喜，出希臘神話。

「那可不能，請您原諒，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這樣體面的，有教育的紳士，走在我的後面的。」

「那裏有什麼教育呢！請罷請罷，還是請你先一步。」

「不成不成，請你賞光，請你先一步。」

「那又爲什麼呢？」

「哦，哦，就是這樣子！」瑪尼羅夫帶着和氣的微笑說。這兩位朋友終於並排走進門去了，大家略略擠了一下。

「請您許可我來紹介賤內，」瑪尼羅夫說。「心兒！這位是保甫爾·伊凡諾維支。」

乞乞科夫這才看見一位太太，當他和瑪尼羅夫在門口互相遞讓的時候，是毫無有留心到的。她很漂亮，衣服也相稱。穿的是淡色絹的家常便服，非常合式；她那纖手慌忙把什麼東西拋在桌子上，紮好了四角繡花的薄麻布的頭巾；於是從坐着的沙發上站起來了。乞乞科夫倒也愉快的在她手上吻了一吻。瑪尼羅夫夫人就用她那帶些粘舌頭的調子對他說，他的光臨，真給他們很大的高興，她的男人，是沒有一天不記掛他的。

「對啦，」瑪尼羅夫道。「賤內常常問起我：『你的朋友怎麼還不來呢？』我可是回答道：『等着就是，他就要來了！』現在您竟真的光降了。這真給我們大大的放了心——這就像一個春天，就像一個心的佳節。」

一說到心的佳節的話，乞乞科夫倒頗有些着慌，就很客氣的分辯他並不是一個什麼有着大的名聲，或是高的職位和銜頭的人物。

「您都有的，」瑪尼羅夫含着照例的高興的微笑，堵住他的嘴。「你都有的，而且怕還在其上哩！」

「您覺得我們的市怎麼樣？」瑪尼羅夫夫人問道。「過得還適意麼？」

「出色的都市，禮面的都市！」乞乞科夫說。「真過得適意極了；實際場中的人物都非常之懇切，非常之優秀！」

「那麼，我們的市長，你以爲怎樣呢？」瑪尼羅夫夫人還要問下去。

「可不是嗎？是一位非常可敬，非常可愛的紳士呵！」瑪尼羅夫夾着說。

「對極了，」乞乞科夫道。「真是一位非常可敬的紳士！對於職務是很忠實的，而且看得職務又很明白的；但願我們多有幾

個這樣的人才。」

「大約您也知道，要他辦什麼，他沒有什麼不能辦，而且那態度，也真的是漂亮。」瑪尼羅夫微笑着，接下去說，滿足得細眯了眼，好像有人在搔牠耳朵背後的貓兒。

「真是一位非常懇切，非常文雅的紳士！」乞乞科夫道。「而且又是一個怎樣的美術家呀！我真想不到他會做這麼出色的刺繡和手藝。他給我看過一個自己繡出來的錢袋子，要繡得這麼好，就在闊秀們中恐怕也很難找到的。」

「那麼，副知事呢？是一位出色的人可對？」瑪尼羅夫說，又細眯了眼。

「是一位非常高超，極可尊敬的人物呀！」乞乞科夫回答道。

「請您再許可我問一件事：您以為警察局長怎麼樣？也是一位很可愛的紳士罷？可是呢？」

「哦，那真是一位非常可愛的紳士！而且又聰明，又博學！我和檢事，還有審判廳長，在他家裏打過一夜牌的。實在是一位非常可愛的紳士！」

「還有警察局長的太太，您覺得怎麼樣呀？」瑪尼羅夫夫人問。「您不覺得她也是一位非常和藹的闊秀麼？」

「哦，哦，在我所認識的闊秀們裏面，她也正是最可敬的一位了！」乞乞科夫回答說。

審判廳長和郵政局長也沒有被忘記，全市的官吏，幾乎個個得到品評，而且都成了極有聲價的人物。

「您總在村莊裏過活麼？」乞乞科夫終於問。

「一年裏總有一大部份！」瑪尼羅夫答道。「我們有時也上市裏去，會會那些有發育的人們。您知道，如果和世界隔開，簡直是要野掉的。」

「真的，一點不錯！」乞乞科夫回答說。

「要是那樣，那自然另一回事了。」瑪尼羅夫接着說。「如果有着很好的鄰居，如果有着這樣的人，可以談談譬如優美的禮節，精緻的儀式，或是什麼學問的，——您知道，那麼，心就會感動得好像上了天……」他還想說下去，但又覺得有點脫線

了，便只在空中揮着手，說道：「那麼，就是住在荒僻的鄉下，自然也好得很。可是我全沒有這樣的人，至多，不過有『祖國之